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中国文情报告·中短篇小说：现实性与精神性的两极（四）


【作者】贺绍俊


4、关于精神性


以上谈到的几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性进入到构思的。这是中篇小说作家的主要构思方式，但实际上还存在的另一种构思方式，就是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方式。比如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北京文学》第5期），这是一篇典型的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小说。小说中那株老槐树与其说是一株爱情之树，不如说是一株君子之树。大先生是真爱上了梅巧，才收她为填房，但梅巧最终为了自由的爱情与席方平私奔，大先生却并不以怨报怨。大先生的爱显然不是爱情两个字可以囊括的，或者说他内心的爱情有更深广的内涵，这里面包含着君子之风，包含着做人之道，这样的爱情在今天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津子围的中篇小说《存枪者》（《山花》第2期）是另一种关涉人的精神的作品。我把《存枪者》视为一种智慧的小说，这不仅是指小说的情节安排很有智慧，而且是指小说的主题是在探讨人的智慧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个私藏枪支而后再要将枪支丢弃的故事，存枪者汪永学最初把枪私藏起来的十分单纯，他既是好奇也是为了自卫。但他决没有想到，藏起来的枪会生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左右着他的精神世界，搅乱了他的本来平静的生活。他以为只要丢弃枪就能摆脱这种力量，可是他更没想到弃枪比藏枪还要难得多。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人生的微妙之处，我们常说要理智，要讲道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很理智，他们的言行都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往往一个物件就会非常合情合理地把我们的思想引到歧路上去，从而永远看不到真相。


我在这里强调精神性，是因为它更符合小说的本质，虽然精神性包含着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但精神性不能同等于思想性，就在于在小说中，思想的结晶体是溶化在情感之水中，思想的黑白轮廓涂上了精神的色彩。因此，精神性也是文学性的应有之义。从精神性的角度看，2006年仍有不少小说是值得关注的。张学东的《喷雾器》（《青年文学》第7期）就是一篇思想密度很大的短篇小说。小说是写人的，却用一个物品作为标题，这其实已经暗喻了物对人的统治。在农村，用喷雾器打药是一个苦活儿。但在羊角村里，这份苦活儿摊给了贱生，贱生给队里打了十几年药，他的生活已经与喷雾器粘在了一起，而且在他与喷雾器的关系上，喷雾器处在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贱生的生活被喷雾器所左右。因为喷雾器的缘由，他成为了劳模，也因为喷雾器的缘由，他娶进了一个屁股大奶子大的女人。但贱生使用女人远不如他使用喷雾器那么自如，这让他十分沮丧，最后女人喝下应该由喷雾器“喝”的农药死去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物质——一个小小的喷雾器是如何改变人、统治人，甚至吞噬掉人的。那个曾经腿脚麻利、干活卖力的贱生，就这样成为了喷雾器的奴隶，当别人在农田承包时感受到解放的痛快时，贱生却只能相伴着锈得不成样子的喷雾器。这篇小说触及到商品社会环境下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商品对人的奴役、人对商品的依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无形中被大大小小的喷雾器所左右着。这让我想起了马克思曾深刻论述过的一个词：异化。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当年马克思是从生产劳动的角度来谈异化的，当今社会的异化，远远溢出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范围，商品就成了最普泛的人的异化对象。在我看来，这种思想密度不是作者本人刻意为之的，而是小说的叙述带出来的。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


（《人民文学》第12期）则能将思想转化为一种意境。这篇小说的故事无法归类，它有底层，有警匪，有凶杀，有情爱。作者把很多的故事元素集合在一起，但又把故事编织得滴水不漏。哪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是一根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比方说，哑女小于把钢渣的头剃成了一个秃瓢，所以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509]

 评论数[0]

要给他买一顶帽子。因为秃瓢露出了钢渣头上的伤疤，所以才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又因为有了这顶帽子，才给老黄留下侦破案件的物证。这样的情节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但他做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高度遵循生活的逻辑和生活的情理。这篇小说的人物也无法归类，你说不上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它的每一个人物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每一个人物又互相关联。我说这些，是想强调作者田耳对生活情理、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都非常有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的思想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它在小说中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场域。这篇小说的场域也许就是“张灯结彩”，张灯结彩却是孤独的，这孤独的张灯结彩还不止在小于一个人的理发店前，在老黄的内心世界里，又何曾不是在孤独地张灯结彩？张灯结彩是非常热闹的场景，热闹更烘托出人的孤独，这是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里就包含着思想，而且决不是我们老挂在嘴边的思想。但这里面的思想要靠我们在阅读中去体悟。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所在。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水晶孩童》（《收获》第4期）被评论家洪治纲称之为2006年度“最绝的小说”。小说的构思确实很绝。一个身体像水晶般的男孩在小镇上被人视为怪物，当人们发现他的眼泪能化成水晶后，又不断地让他痛苦从而获取水晶。但孩子身上的美却没有人能够欣赏。曾哲的中篇小说《帕米尔案件》（《北京文学》第3期）写的是边疆高原上少数民族的生活，这是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一个都市蟹居者逃逸出世俗尘嚣后，面对高原牧民纯朴的生活而获得的一种精神洗礼。所谓案件，其实是围绕一匹走丢的马，边地牧民寻找马的主人、考虑边境安全、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这些事件称之为“案件”，正体现出一种和平和安宁的心态，以及牧民晶莹剔透的精神世界。石舒清的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上海文学》第4期）是一种心定气顺的叙述，完全无视眼下在现代化潮流下的紧张、焦虑，读这样的小说真像是服一支镇静剂。苏童的《拾婴记》写一个婴儿装在柳条筐里，被人们遗弃到羊圈里、幼儿园、政府大楼，但苏童偏偏将这个弃婴的故事说成是拾婴的故事，这其中的寓意可想而知，作者显然在批判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向度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我得说说马晓丽的《云端》（《十月》第4期）。这是2006年里特立独行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历史故事，而且是革命历史的故事。如何重述革命历史，成了当今小说创作的重要趋势。但马晓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她在两军对垒的状态中反思人们精神世界的文明积累。革命在摧毁旧的制度中有一个如何将文明从旧制度中剥离开来的问题。加入到解放军队伍的云端与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云端虽然从革命的意思上说是対立的，但她们身上的文明积累却有着相一致的地方，当解放军的云端把这一切当成资产阶级情调否定掉时，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的一举一动又唤起了她内心深处对文明的记忆。这是一个很值得探寻的话题：我们如何对待革命进程中文明的丢失。魏微的中篇小说《家道》（《收获》第5期）同样显示出作者跳出窠臼的思想火花。这篇小说的人物是我们在众多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见得多的贪官及其家人。作品中的父亲本来是一名很有才华也很正派的文人，因为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潮流把他推上了仕途，他虽然一路小心抗拒着腐败的侵蚀，但最终还是身败名裂，被双规入狱。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没有重复别的小说去对一名贪官的精神蜕变过程进行思想或人性的剖析，而是从人生世道炎凉的角度细细咀嚼父亲倒霉后带给家人的心理冲击，从这种心理冲击中透视出当代文化心理特点。

魏微擅长于剖析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内心，她不在戏剧性的冲突中、在非常态的事件中去写人的内心，而是在如流水般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那些细微的变化，从这些细微变化中凸显人的心理世界的复杂性。魏微在200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姊妹》（《中国作家》第1期）就是一篇刻画心理细致入微的作品。温亚军《成人礼》（《大家》第2期）则在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显示出纯朴村民那藏而不露的亲情，在平淡的叙述中有一种砰然心动的情感力量。我以为这一类小说都是湿润的，读这样的小说会使我们日趋干枯的心灵变得柔软起来。这就是小说的精神性在阅读中所起的作用。

从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出作家们越来越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文情怀。现实性和精神性是当代小说的两极。十多年前，随着市场化的全面铺开，小说越来越形而下，虽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很近，却精神的含量越来越稀薄。近些年来，当我们从市场的狂欢中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对市场化和欲望化的负面影响看得越来越清楚，也对小说的功能有了更为全面的体认。2006年的中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的努力，他们肩负着现实性和精神性蹒跚前行。在这种努力中，既展示着希望，也暴露出危机。

（本章执笔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